

# 有关童话与哲学的片断链接

钱淑英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 艺术以其特有的方式, 参与了现代哲学的形象阐释; 童话则以超越现实的哲学密码般的语言, 诠释了现代人的生命哲学。《小王子》、《毛毛》、《彼得·史勒密奇遇记》分别从数字、时间和灵魂三个角度, 通过片断链接的方式, 架起了童话与哲学之间的桥梁。儿童与哲学之间, 本来就存在着某种朴素的联系, 但现代社会的儿童不再总是显得单纯和幼稚无知, 成人有理由为他们呈现生存的真实面貌, 并让其从小展开哲学的思考。

关键词: 小王子; 毛毛; 彼得·史勒密奇遇记; 童话; 哲学; 数字; 时间; 灵魂

中图分类号: I10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2009)04-0021-05

Fragment Interlinking of Fairy Tale and Philosophy

QIAN Shuying

(Humanities School,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Zhejiang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Art has its own way mixed with the image of modern philosophy; fairy tale in code-like supernatural philosophical language annotates the life philosophy of modern human being. Little Prince, Maomao, the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Pitt Shlemý respectively from the three angles of number, time and soul by the method of fragment interlinking set up a bridge between fairy tale and philosophy. Between them there exists certain plain linking. But the children in modern society do not always appear pure and childlike. Adults are sensible to present for them the truth of surviving and help them obtain philosophical thinking from early age.

Key words: Little Prince; Maomao; The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Pitt Shlemý; fairy tale; philosophy; number; time; soul

作为一个机器工业时代的人, 随时随地都可能落进欲望的陷阱, 但即使欲望被满足, 人类依然置身于困境之中。于是, 灵魂的自我拯救成了现代人不容忽视的一个哲学难题。哲学的思考同时伴随着艺术的实验, 艺术以其特有的方式, 参与了现代哲学的形象阐释。人们一定不会否认, 卡夫卡笔下的变形人、毕加索画中的平面人和贝克特戏剧中等待的戈多, 他们带给现代人的震撼, 决不亚于哲学对于人的理性剖析的程度。

时常被人们视为小儿语的童话, 其实早已置身于这场有关哲学的精神运动中。雅斯贝斯认为, 童话和神话一样“正因为并不说明什么, 正因为就合理的结果、原因、目的等等而言是最无意义的, 最胡说八道的, 所以可能最深刻, 并且具有无限解释的可能性。”而这种超越现实的语言是不可比较和不可推论的本原的一种客观性, 是哲学密码的语言, 是现实的超越存在在其中的当前现在。<sup>[1]</sup>这样的说法, 为我们探求童话和哲学的联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文以《小王子》、《毛毛》、《彼得·史勒密奇遇记》为例, 分别从数字、时间和灵魂三个角度, 通过片断链接的方式, 架起童话与哲学之间的桥梁。

## 一、关于数字

自从人类发明了货币, 富裕和贫穷的差别便日益明显。“货币的数量越来越成为它的唯一强有力的属性, 正像货币把任何本质都归结为它的抽象一样, 货币也在它自身的运动中把自身归结为数量的本质。无限制和无节制成了货币的真尺度。”同时, “人作为人越来越贫穷, 他为了占有敌对的本质越来越需要货币, 而他的货币的力量恰恰同产品数量成反比, 也就是说, 他的贫穷随着货币的权力的增加而日益增长。”<sup>[2]33</sup>

到了现代社会, 人们像是装上了一个无法停转的轮子, 使生活这架机器成为一部永动机, 由此就产生了现代生活常见的骚动不安和狂热不休。实际情况是, 并非物质财富为了人的发展需要而存在, 而是人为现存价值的增值的需要而存在。人们迷恋数字是因为他们对占有满怀热情, 于是, 人同人的本质相异化的同时, 还与其他人相异化。因此, 弗洛姆认为, 现代人和他的同胞的关系是两个互相利用的活机器之间的关系。

在法国飞行员作家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

收稿日期: 2009-01-09

作者简介: 钱淑英(1977-)女, 浙江金华人, 讲师, 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研究。

中,我们看到了童话式的对于现代人数字崇拜、占有欲念以及意义缺失的批判。

故事一开始,地球上的飞行员就站在孩子的立场,用形象的事例揭示了人们对于数字盲目热爱的空洞。

那些大人们就爱数数字。当你对他们谈起你的一位新朋友时,他们从来不向你打听主要的情况。他们从来不问:“他说话的声音怎么样呀?他喜欢哪些游戏?他采集蝴蝶标本吗?”他们却问你:“他几岁了?有几个弟兄?他的体重是多少?他的父亲一个月挣多少钱呀?”他们以为只有这样算了解你的新朋友了。如果你对他们说:“我看到一幢漂亮的粉红色的砖房,窗户上背着绣球花,屋顶上落着成群的鸽子……”他们怎么也不可能想象出这幢房子有多么漂亮。必须对他们说:“我看见了一幢价值十万法郎的房子。”此时他们就会叫起来:“多么漂亮的房子啊!”<sup>[3]</sup>

现代人把自己生命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赚钱,把赚钱当作人生首要的追求目标,以至于生活中的所有幸福和满足都与拥有一定数量的金钱紧密联系在一起。当金钱成了个体和自己的愿望之间的中介时,人们就以为幸福更容易了。随着对幸福的接近,对幸福的渴望也不断增长。点燃我们最大的渴望和激情的并非遥不可及和禁止我们涉足的东西,而是我们暂时没有拥有的东西。在现代伦理的整个范畴内,都搞错了什么是幸福。

来自 B612 小行星的小王子,他的心灵是孤独的。但他因为拥有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玫瑰花,所以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尽管这幸福带着让人伤心的刺。小王子曾对飞行员说过这样的话:“你这里的人们在同一座花园里就种了五千颗玫瑰花”,“可是他们却不能从中找到自己寻找的东西”。美好的东西肉眼是看不见的,必须用心灵去寻找。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布莱克的诗句:“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一朵野花里一座天堂/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永恒在一刹那收藏。”

有时候,我们确实不得不重新审视周围值得珍惜的独一无二的人和事物。

现代人被数字抽象化,常常不能给予或理解具体的情感。对母亲来说,孩子的意义是独一无二的。于是,管子工不只是一个管子工,兵士不只是一个兵士,梦想家不只是一个梦想家。他们是实实在在的人,“是在此时此地你才会遇到真正的人,在他们的分化状态和他们的结构的再组合中,而他们的普遍本质,则很高很远地飞向在他们的头上,是和过去现在确有其事的实在不相干的”<sup>[4]</sup>。

无论在飞行员幼年的目光里,还是在小王子眼中,大人们都是很奇怪的。可是现实生活中的大人不可避免地就是这个样子。周国平在以《法兰西玫

瑰》为题的序言中说到:“我们或许可以把全书的中心思想归结为一种人生信念,便是要像孩子们那样凭真性情直接生活在本质之中,而不要像许多成人那样为权力、虚荣、占有、职守、学问之类表面的东西无事空忙。”<sup>[5]</sup> 圣埃克苏佩里努力通过孩子的视角还原心灵的纯粹,但同时包含对成人的理解,讽刺之中透着无奈,无奈中透着悲凉。

成人追求功名利禄的可笑,在现实生活中是不觉得突出和显眼的,然而当我们跟随小王子的脚步时,才亲眼目睹和深切感受了这点,并对自身有了更多的警醒。作者把人的各种生存境况化为6个星球加以折射,集中反映了人的存在的自我中心主义。第一个星球上的国王有着强烈的发号施令的权力欲望,他把天下所有的人都当作他的臣民,而实际上他只是自以为是地统治着自然界的星球和满天的星星。第二个星球住着一个虚荣迷,除了听赞美和颂扬的话,从来听不见别的话。第三个星球上的酒鬼不停地喝酒是为了忘却耻辱,喝酒的耻辱。第四个星球上的商人忙得不可开交,他把计算着的星星作为财富写在小纸片上并锁进抽屉,就像人们把钱存储在银行里认为就很富足一样。第五颗星球很小,每分钟就转一圈,那里的点灯人照章办事,连一秒钟的休息时间都没有。而第六个星球上的地理学家是一位学者,他只在办公室里记录着哪里有海洋、江河、城市、山脉和沙漠,却从来不知道自己的星球有些什么。

我们看到,这诸多星球上的主人,无论他们居于何种位置,做着什么样的工作,具有什么样的品性,他们都已经失去了作为人的本质。这正应对了弗洛姆的异化观点。他认为,人的异化早已超越了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的范畴。如今,“异化已经变成为大多数人的命运,特别是那部分人数愈来愈多的居民的命运,这部分人主要不是与机器打交道,而是与符号和人打交道。说起来,职员、商人和行政官吏在今天的异化程度,甚至超过熟练的手工劳动者的异化程度。”<sup>[2][34]</sup>

小王子最后来到地球,是因为那位地理学家对他说:“去看看地球吧”,“它的名声很好”。实际上,地球上的人类的生存状态正是以上这诸多情况的综合。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将希望留给地球,把理想放在人类身上。因为,人类在无法避免的异化面前抗争,始终没有停止意义追寻的脚步。

## 二、关于时间

劳动给予人们财富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束缚。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的理论已经将它阐述得十分清楚。康德也说:“人享用着一个可利用的世界,但是,他的世界的可利用性越大,他本人的可利用性也必然会相应地增大。他的可利用性主宰着他的生活。”<sup>[6] 23-234</sup> 自由和约束本是人类生存的一个二律背

反的哲学悖论。

面对现代人将自我禁锢的事实, 尼采这样慨叹: “我们中那些受到过教育和未受过教育的人的欢乐都受到了约束! 一切问心无愧的事都在工作一边, 一切谋求欢乐的意向都被说成是恢复身体的需要, 都开始变成令人惭愧的东西。如果人们发现某人在乡下作短途旅行, 他说这对维护健康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那不过是个借口而已。”尼采因此向人们发出警示, 劳动崇拜“很快就可以达到这样的地步, 即没有人能够不受任何谴责、问心无愧地对追求 [ 沉思生活 ] 的意向做出让步”<sup>[6]</sup> 232-233。

对此我们深有体会。人们没完没了地辛勤劳作, 同时又根据广告宣传来放松、娱乐、消费和行动, 而它们早就超出求生的需要的范围, 却又像附加值一样赠送给人们, 其中暗藏着侵略和不公。实际上, 很多需求只不过是马尔库塞所定义的“伪需要”, 它们充塞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财富的膨胀导致了奴役, 人们早已远离了源自内心的生动形象的情感世界。我们怎样才能维护自己建造起来的这个世界而不变成它的牺牲品呢?

让我们来看一部精彩的德国童话:《毛毛——时间窃贼和一个小女孩的不可思议的故事》<sup>[7]</sup>。这个童话里展示的故事, 和它的题目一样不可思议。

故事的主人公毛毛是一个衣衫褴褛、头发蓬乱的小女孩, 她为了挽救病入膏肓的人类, 与时间窃贼们进行着艰难的较量和斗争。作者把这群时间窃贼称作灰先生。他们驾着灰色小汽车, 穿着灰色西装, 带着铅灰色的公文包, 使劲抽着灰色的雪茄, 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甚至声音都是灰色的, 冷冷的, 不带任何语调, 他们的存在, 会让周围的人觉得寒冷。灰先生们疯狂而惨无人道地窃取人们的时间, 但从不施展暴力, 他们巧妙地利用人类的心理, 凭借一副和善而又彬彬有礼的假面, 巧舌如簧地到处行骗。

人们于是把时间存在灰先生的时间银行里。人们不断地节省时间, 是为了拥有更多的时间去追求物质财富和生命年限。不过, 他们实际上却因此而真正地失去了时间。那节省和过滤掉的东西恰恰是十分美好和宝贵的, 比如情感交流、自我深思, 还有对自然和生命的感受等等。结果是, 人们节省的时间越多, 属于自己的时间就越少。当然他们谁也不愿意承认, 自己的生活因此变得更乏味、更单调、更冷漠了。只有孩子们清楚这一点, 因为大人们再也没有时间和他们一起玩了。

灰先生们就是靠着偷来的时间过活, 他们无法吸收活的时间, 而时间只有变成烟雾才完全死去。因此, 他们将时间之花冷冻在一个巨大的仓库, 把花瓣扯下来, 晾干, 使之变灰、变硬, 然后卷成细长的雪茄烟。吸着时间雪茄点燃后的烟雾, 灰先生们苟延残喘地在这个世上生存。然而这些乌黑的烟云对于人类而言却是灾难。黑云一旦笼罩天空, 人们就会

患上不治之症, 会在一天忽然犯懒, 什么都不想干, 对一切都失去兴趣, 心中变成一片荒漠, 不再爱人, 也不再爱任何事物。他们会来去匆匆, 脸上老是冷冰冰的, 毫无表情, 变得和灰先生们一模一样, 直至成为其中一员。

这部关于时间的寓言体童话的作者是米切尔·恩德, 他对于卡夫卡、博尔赫斯、马尔克斯、陀斯妥也夫斯基等作家的喜爱, 正映衬了其创作对于现代人, 尤其是对现代儿童生命的关注。在《毛毛》中, 恩德将现代社会物欲的癌变浓缩成了灰先生的形象, 他自己曾这样分析灰先生切切、分解的原理: “对他们而言, 能够计算、计量以及测定的东西才具有现实性, 他们是计量思考的代言人。”<sup>[7]</sup> 这种物质主义及其价值观, 已经在现代社会膨胀, 一切量化的结果是人们渐渐远离了生活真义。灰先生隐蔽在我们周围, 他们其实就像寄生虫一样地潜伏在我们的体内。

在这个物欲膨胀的社会, 面对生活的重压, 我们不是常常听到这样一句振振有词的话——“时间就是金钱”吗? 恩德的童话让我们猛然醒悟, 最可怕的时间窃贼就是我们自己。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 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现代性的根本痼疾是致命的生命感觉的萎缩。

《毛毛》就是这样一部关于丧失人性的人们追回丧失的人性的童话, 完成这一追寻任务的竟是一个孩子。汉斯于尔格·魏特布莱希特在《毛毛》中文版的前言中提到, “年轻人最懂得米切尔·恩德在本书中传递的信息。他们对恩德笔下的现实的理解是质朴的、深沉的和富于想象的。这种现实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这一现实乃是工业社会的悲剧——人们都认为自己极度缺少时间, 从而产生了丢失自我和失去自主的危险。”而“最容易对这种现实做出反应的正是年轻人。如果某种意识形态或信仰方式使他们失去自主, 那么, 随之而来的便是某种更容易理解和更合理的‘异化’的产生。”<sup>[7]</sup>

在毛毛的努力下, 故事里的人们又重新获得了失落的时间。但让人疑虑的是, 这一切又能持续多久呢? 灰先生随时可能从我们心灵的暗处走出来, 他们尽管如此陌生, 却能够主宰我们的命运。

荣格认为, 人的内心深处确实存在一个阴暗的自我, 在这里我们所有的恐惧和仇恨都得到映射。我们是自己的陌生人, 没有什么比自我更陌生。“他不属于任何地方, 任何时间、任何爱。他丢了自己的根, 也不可能在他处生根, 他常绞尽脑汁搜寻自己的记忆, 但他的存在常常中断。外来人的生活空间就好像一列行进中的火车, 一架飞行中的飞机, 任何一次转车都可能中断前行的路。至于路标, 就更没有了。那么, 他的时间呢? 他在什么时候苏醒呢? 那时, 他将记起自己的死亡和以前发生的事, 但是他将遗忘超越的荣光, 只感受到一种延迟的痛苦和‘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感伤。”<sup>[8]</sup>

那开放着时间之花的心灵,一旦你忘记驻足倾听,它便会在不断的枯萎过程中失去它的芳香和美丽。

### 三、关于灵魂

在充斥着数字、技术和抽象形式的生活中,现代人的灵魂飘荡在何处?哲学家为此纷纷感到忧虑。

雅斯贝斯说,现代人总是觉得冥冥之中有什么东西在操纵着自己,生之畏,这种前人从未如此强烈体验到的畏惧,是现代人不祥的伴侣。技术基于人的精神之中一种恒久不变的形式是欲望。现代人不再满足于事物的自然魅力,反而看重自己的感官刺激,不再看重自己的灵魂拥有什么,自己的生命感觉如何,而是看中自己和别人拥有什么东西。

“假如生命缺少内在在差异,以至于人们害怕天堂里持久的幸福会变成持久的无聊,那么,无论生命在何种高度,以何种深度流淌,对我们来说,都是空洞和无谓。”这是西美尔意义上的异化的内涵,他所赞赏的是“纯粹的灵魂”,即人们以享受的方式拥有自己,“依靠自己最本真的内在性来生存,而不是让感觉超越灵魂的界限。”<sup>[9]</sup>这也就是米兰·昆德拉小说世界所表达的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

现代人不得不开始他的灵魂自救。而早在1814年,沙米索的童话名作《彼得·史勒密奇遇记》<sup>[10]</sup>就以浪漫主义想象的童话思维,显示了人的自我灵魂的拯救方式及其意义。

沙米索是德国19世纪初杰出的小说作家和诗人。他的《彼得·史勒密奇遇记》受到获192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托马斯·曼的赞许:“这本为少年儿童读者而写的童话故事书,是全德国文学中最迷人的作品之一。”<sup>[10]</sup>

童话主人公彼得·史勒密以第一人称的叙述口吻,讲述了他可怕又离奇的经历。在这个故事里,彼得·史勒密所遇见的也是一位穿着灰色上衣的神秘人,但他不是偷取时间,而是以高昂的代价,采用文明的签订合同的办法,换取人的影子,直至抽取人的灵魂。彼得·史勒密用自己的影子换取了一个金袋,但永远挥霍不尽的钱财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他因为不能在阳光下拥有影子而被世人抛弃,生活从此暗无天日,豪华、慷慨的物质生活背后却是自卑、躲避和孤独。“我的财富引起各方面的尊敬,但在内心里却怀着死亡。”他于是等待着1年后灰色神秘人的再次出现,到时宁愿放弃金袋,也不愿放弃光明的幸福。

没有想到的是,彼得·史勒密等来的却是另一张契约。钱袋已经无法解救自己的影子,只有灵魂方能将它换回。没有影子,我们的主人公将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包括必须放弃爱情,而出卖灵魂则意味着失去永久的安宁,那无休无止的折磨一定会接踵而来。面对这双重的困境,彼得·史勒密开始了艰苦的跋涉,结果出人意料。主人公最终将钱袋和

影子都抛掷身后,选择了离群索居,一个人像穿上了七里靴,追逐着曙光在世界各地漫游,将研究植物地理学和自然体系论作为他余生的事业。尽管彼得·史勒密为此历经千辛万苦,在严寒和酷暑之间忍受煎熬,但他毕竟未曾丢却自己的灵魂,也没有丧失活着的价值。

然而,这个故事里的很多人,尤其是很多有钱人,竟那么坦然地出卖自己的灵魂。他们接受灰色人的交换合同,自在地享用着以灵魂换取的物质财富,并如此漠然地看着这个灰色人在人群中游荡。即使是那些普通民众,也在金钱面前俯首称臣。只有少数人能够摆脱诱惑,为着忠诚、慈爱、自由而生活,尽自己所能和所得去帮助他人。在这个故事里,只有两个人能做到这样,一个是彼得·史勒密曾经的仆人边台尔,一个是他深爱的恋人米娜。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灰色神秘人如同时间窃贼灰先生一样,并没有对人们进行强取豪夺。他对彼得·史勒密所说的话让人深思:“虽然我对您那宝贵的灵魂有着爱好,但为了获得它,请问,我曾经使用腕力扼住您的咽喉来夺取过它吗?为了我换给您的那个钱袋,请问,我可曾差遣仆人追击过您吗?我可曾企图带着它潜逃过吗?”如此冠冕堂皇,如此具有说服力!是的,他是不曾威胁和逼迫,可他所使用的引诱的方式更容易让人失去警惕和措手不及。

命运是如此不可思议,人们总是草率地从生命的杯里喝着大量的喜乐和愁苦。灰色人等如此轻易地利用了我们的弱点:“虚荣心之于人,正如船锚之投入一处可靠的海岸。”然而,人类依然能够凭借自己的思想找回失落的意志:“一个人要是丢失什么东西,以后也还可能把它重新找回来的。”

伊壁鸠鲁的快乐哲学为我们开了一张快乐需求清单,里面只列着简单的三项内容:友谊、自由和思想。“当然财富总不至于使人愁苦。但是伊壁鸠鲁立论的关键在于,如果我们只有钱而没有朋友,自由以及经过剖析的生活,就决不可能真正快乐。而如果我们有了这些,只缺财富,就决不会不快乐。”<sup>[11]</sup>

是的,有了友谊、自由和思想,人们决不会成为金钱的奴隶。彼得·史勒密建造起自己的精神壁垒,对抗了曾经的草率和虚无。面对这个荒诞的世界,他曾在自我疏远的道路上艰难跋涉,然而历经灵魂的磨折之后,彼得·史勒密使用自己手中自由选择的权利创造了新的生活,以积极介入的态度迎接属于未来的理想,从而验证了自我的真实存在。这正是萨特等存在主义哲学家们所倡导的最佳的生存方式。

沙米索为迷失者安排的结局符合我们的期待。那些没有灵魂的富翁们,被上帝的公正的法庭定罪,而那些靠着唯利是图,出卖良心聚敛财富的人,则终因他们的罪恶被人世的法庭判刑。

“要是你打算生活在人间,那么你首先要学会

重视影子, 然后再重视金钱。要是你打算为你和你较为善良的自我而生活, 那么你就不需要什么劝告。”这是主人公彼得·史勒密对他朋友的劝告, 也是作者对世人的劝告。

有关这一主题的童话还有很多, 典型的如: 豪夫《冷酷的心》、安徒生《影子》、王尔德《渔夫和他的灵魂》、詹姆斯·克吕斯《出卖笑的孩子》等等。

儿童与哲学之间, 本来存在着某种朴素的联系, 他们与人类原初时一样, 对自然、生命怀有天生的好奇心。现代社会的儿童不再总是显得单纯和幼稚无知, 成人有理由为他们呈现生存的真实面貌, 并让他们从小展开哲学的思考。传统童话更多地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 现代童话将这奥秘探寻之路拓展到了工业文明的领域。童话的现代景象里, 不只是阿拉丁神灯、魔毯和芝麻开门, 也不只是善与恶的终极较量, 而是出现了许许多多充满想象力和创造精神的童话人, 他们与人性的欲望积极对抗。

哲学的魅力无穷, 它的气质一旦为童话所拥有, 便能以让人感动的方式, 解除诱使人们麻木和冷漠的咒语。现代童话的价值便在于此, 创建一个美妙的幻想世界, 为沙漠里干涩的眼睛找寻绿色, 为荒野里绝望的灵魂呼唤生机。更重要的是, 童话像一条盖得住全人类的毯子, 跨越儿童和成人的领土界线, 将希望的疆域无限扩大。我们相信, 如果哲学的种

子早早地在孩子心中播下, 那么伴随着一生的浇灌, 他们的人生之路将因此显得明朗和开阔。

#### [参考文献]

- [1] 雅斯贝斯. 生存哲学 [M]. 王玖兴,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4: 79—80
- [2] 弗洛姆. 异化: 摘录 [M] / 陆梅林, 程代熙. 异化问题 (下). 涂纪亮, 译.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6
- [3] 圣埃克苏佩里. 小王子 [M]. 胡雨苏, 译.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0: 22
- [4] 董特. 对抽象的人的批判 [M] / 张世英, 朱正琳. 哲学与人.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3: 86
- [5] 周国平. 法兰西玫瑰 [M] / 圣埃克苏佩里. 小王子. 胡雨苏, 译.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0
- [6] 劳顿, 毕肖普. 生存的哲学 [M]. 胡建华, 译.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 [7] 恩德. 毛毛——时间窃贼和一个小女孩的不可思议的故事 [M]. 李士勋, 译.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0
- [8] 克里斯塔瓦. 我们的陌生人 [M] / 奥顿奈尔. 黄昏后的契机: 后现代主义. 王萍丽,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80
- [9] 西美尔.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 [M]. 顾仁明,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0
- [10] 沙米索. 彼得·史勒密奇遇记 [M] / 韦苇. 世界经典童话全集: 第 10 卷. 伯永, 译.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00
- [11] 德波顿. 哲学的慰藉 [M]. 资中筠,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63

(上接第 20 页)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 儿童文学为了挖掘新的艺术可能, 已经在刘易斯·卡洛尔、内斯比特、玛丽·诺顿等一批作家的文本中透露出的后现代艺术策略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儿童文学的这种后现代倾向在图画书这种文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而这种倾向明显地是出于对成人读者的诉求。“儿童文学作者常和成人读者陈述某些儿童并不了解的笑话, 布郎及其他同时代的儿童文学作家更明确地对成人儿童——双重读者——表达出欢迎之意。因此, 上述有趣可笑的特质, 都让文本超越了儿童书定义的限制。”<sup>[9]</sup>类似安东尼·布郎的创作的例子很多, 比如, 颠覆传统故事《三只小猪》的图画书就有《三只小猪的真实故事!》(雍·薛斯卡文、蓝·史密斯图)、《三只小狼和大坏猪》(尤金·崔维查文、海伦·奥森贝里图), 这两个文本内设有许多需要由成人读者来领悟的妙趣。

由于成人成为隐含读者, 儿童文学被赋予隽永的意味。这也使得儿童文学文本可以伴随儿童成长, 并成为因儿童心智的成长、发展而不断被发掘新的资源和不断被深化的艺术。

#### [参考文献]

- [1] 周作人. 儿童的书 [M] / 周作人. 自己的园地. 止庵, 校订.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 [2] 勃兰克斯. 童话诗人安徒生 [M]. 合肥: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9
- [3] 艾肯. 儿童书的写法 [M]. 日文版. 猪熊叶子, 译. 东京: 晶文社, 1986: 52
- [4] 塔卡. 儿童与书籍 [M]. 日文版. 定松正, 译. 东京: 玉川大学出版社, 1986
- [5] 安徒生. 我的童话人生 [M]. 傅光明, 译.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5: 284
- [6] 迪米留斯. 丹麦安徒生研究论文选 [M]. 合肥: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9
- [7] 马修斯. 童年哲学 [M]. 王灵康, 译. 台北: 毛毛虫儿童哲学基金会, 1998: 144
- [8] 史密斯. 儿童文学论 [M]. 石井桃子, 濑田贞二, 渡边茂男, 译. 东京: 岩波书店, 1964: 13
- [9] 撒克·韦伯. 儿童文学导论——从浪漫主义到后现代主义 [M]. 杨雅捷, 林盈蕙, 译. 台北: 天卫文化图书有限公司, 2005: 213